



· 評 劇 ·

盖 生 著

爱社的人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評 劇 ·

爱 社 的 人

蕭 生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5年·沈阳

时 間：一九六五年，春。

地 点：东北某农村。

人 物：李老铁 五十八岁，生产组长。

李大娘 五十五岁。

郑志剛 三十三岁，貧农社員。

郑大嫂 三十岁，貧农社員。

布 景：清晨，紅日初升，万里长空一清如洗，无边田野一脉翠綠。河水映着朝霞閃閃发光。舞台左側：紅磚青瓦房的正面，右側：白楊树下短篱笆外露出猪圈的一角，圈門已打开。

〔在一片人欢马跃闹春耕的音乐声中，幕徐启：李大娘提着暖瓶，挎着筐上。

李大娘：（唱）阳春三月柳条儿青，

社員們欢天喜地鬧春耕。

南山上点葫芦声噠噠地响，

北地里放水泡田嘩啦啦地响連声。

你追我赶爭先进，

为的是今年好收成。

〔幕后传来驾，驾！得儿的赶马声。

（接唱）搞生产就是闹革命，

革命战线多立功。

（白）咱们的生产队，从今年开春搞的热火朝天的，把个小屯子弄的热热闹闹的，社员的干劲可足了！就连我们那个上岁数的老头子也不服老哪！

（高兴地）老伴老伴越老越不离伴。昨天他领着一帮小年轻的在北沟放水泡稻田，到现在还没回家，我呀！还惦记着他呢！今天早晨我给他煮点大米水饭，蒸了几个新鲜窝窝头，还煮了几个咸鸭蛋，老头子愿意吃大蒜，我又给他扒了一些大蒜，嗯，这回老头子吃了，劲儿更大了。

（念）大米饭、咸鸭蛋，

增强力量加劲干。（下）

〔幕后传来歌声、笑声。

〔突然有人大喊：猪，猪！噢，噢！谁的猪把队里土豆地给拱了？

老 铁：（边喊边与志刚上）志刚，志刚！（与志刚作轰猪的动作）快帮我截着点……我看你往哪跑，志刚，来！帮我圈上。（到圈前，发现圈门开着）啊，这猪原来是人放出去的呀！

志 刚：是人放出来的？（想了想）李大爷，不能吧，这阵子，地都种上了，家家圈猪还圈不住呢，谁还能故意往外放呢？

老 铁：是啊，谁还能不遵守制度？哎，志刚，不对！（手

指着圈門)你看,

(唱) 若是肥猪把圈門拱开,
圈門一定要扭扭歪歪。
依我看准是人把圈門打,
一头肥猪放出来。

(白) 志剛,猪若是自己跑出来的,圈門准是撞的歪歪扭扭的,可是你看圈門,不是規規整整的撮着嗎?

志 剛: 那……这是誰放出去的呢?

老 铁: 唉! 傻小子, 我們家的猪圈, 还能誰去放, 还不是你大娘放出去的呀!

志 剛: 大娘? 不能是她吧? (怀疑地)

(唱) 大娘她不是那种人,
我跟她多年品过她的心。
爱护集体她一絲不苟,
怎能作出这种事情?

老 铁: 唉! 志剛啊!

(唱) 我們家从来没有別的人,
就你大娘一人守家門。
妇道人家就是眼光淺,
光看見自己的小财产。

(白) 志剛, 老娘們, 就是見識短, 头几天, 我就听你大娘叨咕: 猪, 春天火大, 應該放出去, 撒撒火。我还說:

(唱) 队上大田播上了种,
水稻也都育上了秧。

門前栽的是土豆，
房后種的是高粱。
豬要出去准拱地，
放豬拱地不相當。
集体的东西我們要愛護，
這件事情我沒少對她講。

志 剛：（唱）大爺你老先別上火，
這件事情里面一定有文章。
大娘的為人我知道，
相信她不會有這種壞心腸。
情況不明你先別扔手榴彈，
看准目標再開槍。

（白）李大爺，我看還是把情況查清楚了再說吧。

老 鐵：不，志剛，咱倆誰也別犟，你等着，我去把你大娘喊出來問一問。（轉身進屋）我說老伴啊！別貓在屋里裝沒事儿啦。（屋內無人應聲）哎，這人哪去了呢？噢！我明白了，她，准是知道理虧，涼鍋貼餅子——溜啦！溜啦！跑了和尚還跑了廟了？早晚你要回來的。（豬在圈哼哼聲）啊！你還想出去禍害土豆地？（從志剛手里奪過斧子）志剛，去屋給我拿根釘子，我把圈門釘上，省得它還往外跑。

志 剛：（把手中的釘子遞給老鐵）給你，這有現成的釘子。

老 鐵：（接過細看）哪來的釘子，這麼方便。

志 剛：隊里的唄！方才我正修理馬圈，聽你喊，我就跑出來了。

老 铁：（认真地）志刚，我们不能使公家的钉子，钉自己的猪圈。（顺手将钉子又递给志刚）给。到屋取去。

志 刚：（接过钉子）嗯！（边说边下）这个老头子，分毫不差。

老 铁：（于猪圈门前）

（唱）小猪啊，小猪，
你先委屈点儿。
出圈损害集体，
丢人又现眼。

〔志刚从屋内将钉子取出送给李老铁。〕

志 刚：给，大爷。

老 铁：（边钉边叨咕）我叫你再出去，我叫你再拱开圈门子！

志 刚：行啦！大爷，别把圈门子砸碎啦。

老 铁：志刚啊，以后你也要注意点儿，别让谁家的猪，看不住出来再给拱了地。（欲下）我去找你大娘，这件事儿算完不了。（下）

〔李大娘上。〕

李大娘：（唱）日出东山晌午偏，
给老头子送饭到田间。

不知老伴哪里去？

把我等的不耐烦。

队里种的土豆地，

谁家的猪给祸害一片？

集体的东西我们要关心，

〔进屋内取出土豆芽子，提筐出。〕

（接唱）补种土豆我去田园。（下）

〔郑嫂跑上。志刚欲下，两个人撞满怀。〕

郑嫂：唉！你还在这装没事的哪！咱家的猪让人给赶去啦！

志刚：猪？谁赶去了？你看你身上的泥。

郑嫂：（心情急躁）李老铁喂！

（唱）李老铁赶走了我们的猪，

他前脚赶我就后脚追，

一路上我没注意，

两脚陷进了泥坑，拔也拔不出。

志刚：看你破马张飞的样子，李大爷赶的是自己的猪啊！

郑嫂：啊！自己的猪？（想了想）这么说李老铁的猪也放出去了？

志刚：嗯。李大爷方才为这件事情，还发了一顿脾气呢。

郑嫂：发脾气，他和谁发脾气？猪还不是他自己放出去的。

志刚：娟她妈，这件事情，还没弄清楚呢！你先少给大爷扣帽子。

郑嫂：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家的猪，也出来祸害地了。（想了想）哎，我说娟她爹，李老铁倒是赶了几头猪啊？

志刚：就一头喂！

郑嫂：一头？不对呀！小娟明明看见他是把咱们的猪给赶去了嘛。（急走进猪圈）哎呀！这不是咱的猪吗！

志刚：（一惊）怎么？是咱的猪？有什么记号？

郑嫂：记号？你忘啦！咱跟李老铁抓的是一窝猪，每次咱

們猪和他們的猪跑到一起的时候都认不出来。后来，我怕弄混了，就把咱們猪的脊背上剪了两剪子。

志 剛：（走至圈前细看）可不是咋的。真是咱們的猪。

郑 嫂：你这个大傻瓜！連自己家的东西，都不認識了。

（用手起圈门子）啊？圈門子还釘上了？好哇！李老铁，李老铁，还想把我們的猪扣下！

志 剛：娟她媽，你說些什么呀？

郑 嫂：（对志剛）还楞那干什么？快把斧子給我拿来，我把圈門劈开。

志 剛：忙什么？（扯郑嫂肩膀）过来，我問問你，这猪是怎么出来的？

郑 嫂：（不敢直说）这……

志 剛：說呀！

〔郑嫂欲言又止。〕

志 剛：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

郑 嫂：志剛呀！

（唱）咱們这头小猪真稀罕人儿，

溜光水滑一麻黑儿。

好坏食水它都吃儿，

一天平均长一斤儿。

就是这两天它上了点火，

多少有点不上食儿。

我把它放出去溜一溜，

又撒火还能上食儿。

也怨我一眼沒照顧到，
出去它就禍害人兒。
啞叭畜牲家家有，
禍害人也是難免的事兒。
李老鐵他硬捏脖兒，
圈咱的豬還釘上了門兒。
咱們跟他，井水河水不相犯，
他为啥这样欺負人兒，欺負人兒。

志剛：照你这么說，你放豬拱地还挺對呢！

〔鄭嫂不語。

志剛：娟她媽呀！

（唱）前幾天隊里開大會，
會上圈豬的制度講的明白。
誰家的豬拱壞隊里地，
要在會上進行坦白。
愛護集體是社員應盡的義務，
你不該違反制度把豬放出來。

鄭嫂：唉！你呀！你呀！

（唱）說你傻你一點也不精，
胳膊肘往外擰你不認親人，
別人放豬你看不到，
咱們放豬你把眼睛睜，
李老鐵他是生產小組長，
他為什麼帶頭把豬松？

志剛：（唱）誰放豬都是違反制度，

違反制度就要進行批評。
自己的錯誤應當自己來檢討，
誰的錯誤誰坦承。
今晚隊里開大會，
會上你把事情來說明。
狠狠的批評批評自己，
以後再也不做這種事情。

鄭 嫂：我……我……

志 剛：一定要好好的批評批評自己。

鄭 嫂：批評？誰批評，也沒有你批評的權利。

志 剛：我，我就有這個權利。

〔李大娘補完土豆芽子，提筐上。

李大娘：喲，你們兩口子這是怎麼啦？

〔鄭嫂欲上前，又一想李大娘不會同情她，又撤回身子。

志 剛：（走近大娘跟前）大娘，是這麼回事兒，她故意把豬放出去了，把隊里的土豆地給拱了，在這裡我批評她幾句，她還不服。

李大娘：侄媳婦，門前那塊土豆地是你們的豬拱的呀？

鄭 嫂：還說不上是誰的豬拱的呢！反正我們豬倒霉，叫人家抓住了唄！

李大娘：侄媳婦，你這種說法就不對，還說不上是誰家豬拱的地，誰家豬拱壞地也是不對，再說，圈豬的制度是我們大家訂的，咱們是貧農，更不能帶頭破壞制度啊！

∴ ∴ ∴

郑 嫂：（不高兴地）哟，大娘，我可带不了放猪这个头。

李大娘：侄媳妇，那你说是谁？

志 刚：（忙接过话头）娟她妈，我说你少说一句不就行了吗！别胡搅蛮缠的，总是唧唧起来没完。

郑 嫂：就算是我们的猪祸害了地不对，可是，大爷他也不该把我们的猪硬给圈起来呀！

志 刚：（一时把话又接过去）大爷也不知道是咱们的猪啊！咱们的猪把队里的土豆地拱了，还不接受批评。

郑 嫂：你——

李大娘：侄媳妇，志刚说的很对，我们对集体的东西应当爱护、关心。

（唱）生产队是个大集体，

我们是大集体中的一分子。

关心集体是社员的责任，

丢掉责任是不应该的。

志 刚：她呀，就是属犁碗子的，净往自己兜里划拉。

郑 嫂：哎哟，我们都快过半辈子啦，你还这样扒扯我？

（唱）志刚啊，志刚，

你在人前出我的丑，

我就这点小毛病，

你叨叨起来没个头。

志 刚：大娘，咱们的猪拱了土豆地她还象很有理似的。

大娘，你再狠狠批评批评她，（生气地）我还得修理马圈去呢。（轰猪下）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批評你还笑嘻嘻。
做錯事情不知耻，
馬馬虎虎厚臉皮。
人人都象你这样，
怎能巩固集体經濟？
貧农社員是个頂梁柱，
听党指示走在头里。
个人主义損公肥己，
怎能对起毛主席？

李大娘：給我扣的帽子还不小呢！

郑 嫂：猪放出去了就該承认錯誤。別光看見人家黑看不見自己黑。

老 铁：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我看你俩都是忘本啦！

〔志剛跑上。見李老铁。〕

志 剛：大爷你回来啦，我还到处找你呢！

郑 嫂：（見志剛）志剛，你来啦！（扯志剛衣襟）

（唱）我們赶快回家去，……

志 剛：怎么的！你放猪还有理了呀！

郑 嫂：（唱）他家果真也把猪放，

老鵝落在猪身上，

光看見別人黑看不見自己黑，

要檢討两家一块檢討理应当。

志 剛：（唱）娟她媽你听我說，

放猪事情是你一个人做，

別胡攪蛮纏不讲理，

赶快检讨认错。

老 铁：志刚，郑嫂她——

志 刚：（走至李老铁跟前）大爷呀！

（唱）砂锅不打总不漏，

事情不说总不透，

放猪的事情出在她的手，（指郑嫂）

这件事情是我家把人丢。

老 铁：那我圈的那个猪？

志 刚：是我们家的猪。

老 铁：那我们那口猪呢？

志 刚：大娘怕春天猪上火，就用绳子把猪拴在房后树趟子里了。（向郑嫂）谁象你把猪大撒手，让它拱地。

〔郑嫂低头不语。

老 铁：这……

志 刚：你呀！太官僚啦！

李大娘：（又走至郑嫂跟前）侄媳妇！你忘本啦！

（唱）还记得二十年前的腊月天，

你娘俩讨饭到庄前，

狗地主心肠狠放出恶犬，

吓的你躺在地上叫苦连天。

你娘她为护你被狗扯倒，

受重伤身亡故死的好惨。

到后来志刚母将你收养，

好容易熬到了解放那一年。

党领导咱们走上了集体道路，

小日子过得火炭一般。
咱不能好了疮疤把疼忘，
掉进蜜罐不知甜。
只顾小头不顾集体，
光打个人的小算盘。
损害了集体破坏了制度，
知错就改那才是好社员。
囤里有米锅里才有饭，
大河无水小河干。
有了党咱才能把江山坐，
有了公社咱们才能有今天。

郑 嫂：（低头暗想）

（唱）大娘的话刺痛了我心间，
看如今忆从前，
想起了我的父和母，
死在地主手里边。
苦难日月受熬煎，
只有熬到解放那一天。
共产党来了把我救，
让我过着幸福的今天。
我不该日子过好忘了本，
一时糊涂打错了算盘。
把猪放开拱坏了土豆地，
破坏了制度影响众社员。

（白）大娘，大爷，是我错了。（流泪）当初我是想，